



淺說廣州佛教五大叢林

梁如水

文化 經濟

五寺歷史悠久，是名副其實的千年古刹。光孝寺初名制止寺，創建於東晉年間，距今已一千六百多年；六榕寺初名寶莊嚴寺，華林寺初名西來庵，兩寺先後建於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南朝；海幢寺初名千秋寺，大佛寺初名新藏寺，兩寺建於南漢，雖然年代較後，但距今亦逾千年了。

五寺均建於市區，貼近民居，這有助佛教走向民間，弘法利生。其中位於越秀區的有光孝寺、六榕寺與大佛寺；華林寺、海幢寺則分別坐落荔灣區、海珠區。這三區全屬廣州老城區，交通方便，人煙稠密，香火鼎盛。佛教寺院如此集中市區，在國內也是少見的。

五寺信奉漢傳佛教，文化大革命期間均難逃一劫。佛像被砸，經籍被焚，文物被毀，院舍被佔，寺產被封，僧眾被逐，宗教活動陷於停頓。改革開放後，宗教政策得到落實，恢復了正常宗教活動，五寺作為宗教活動場所，均進行了修建、重建或擴建，如今院舍比前規模更大，香火更盛，每逢佛誕、節假日、重大法會，信眾禮佛人多，遊客絡繹不絕。

廣州佛教五大叢林除有以上之「同」，亦各具特點。

光孝寺歷史最久遠，規模最大，建築最雄偉，古蹟文物最多。中國佛教禪宗初祖達摩曾在此講學，寺內洗鉢泉，建有亭子遮護，傳是初祖洗鉢處。六祖慧能亦曾在此駐錫，並於寺僧懷輦辯論中提出「仁者自心動」的論斷，這與他傳承衣鉢的禪學理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一致的。此外寺內還有埋藏六祖頭髮的髮髮塔、唐代大悲幢、南漢東西鐵塔等珍貴文物及古樹名木多株。

六榕寺最著名的建築當推花塔，這是廣州最高、最大、最古、最美的佛塔，集佛教建築、文化藝術、旅遊觀光於一體，海內外都頗知名。該寺又以文化氣息深厚見稱，這從初唐四傑之一王勃寫記（《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記》），宋代大文豪蘇軾題字（「六榕」）可證。可惜的是王勃這個塔記以前在寺內是看不到的，原碑在清代已佚，幸而今天已重刻，分四塊碑刻鑲嵌於寺右側碑廊，遊人可細心欣賞這三千多字的駢文巨製了。

華林寺由於歷經滄桑，在五大叢林中，暫時規模較小，殿堂不多，但在中國佛教史上卻有重要地位，因為該寺是在中國禪宗初祖達摩所創建的西來庵故址上修建而成，是初祖來華傳教講經的首站，因此與初祖關係至深。該寺大殿供奉初祖銅像，稱達摩祖師殿，並曾向全球首發《達摩禪學研究》專著。該寺另一特點是建有五百羅漢堂，堂內供奉五百羅漢、三寶佛、觀音等佛像，羅漢造像個個神態不同，栩栩如生，是五大叢林僅有的藝術精品。

海幢寺以園林景觀勝。自海幢公園併入該寺後，寺院空間擴大許多，如今結合綠化，增植花木，濃蔭處處，成為市民禮佛、遊覽、親子活動的好去處。該寺佛像以四大天王像最為人矚目，天王造型高大威武，塑工精細，金光閃耀，凜凜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勢，為五大叢林天王造像之冠。

大佛寺的最大特點是改革開放以來積極探索與實踐現代弘法之路，在寺內創辦了廣州首間佛教圖書館、成立居士念佛團、兒童讀經班、組織信眾梵樂團、編印全國發行量最多的佛教期刊等。目前該寺正大興土木，全面展開復建工程，根據規劃，不久將有一座七層高的佛教文化中心大樓落成，為弘法提供多功能、現代化設施。

當今內地構建和諧社會，佛教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淨化人心，導人向善發揮積極作用。前些時，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在港舉行，倡導「和諧世界，同願同行」。在佛教界行願合一，為促進世界和諧取得重大成績，作出新的貢獻。



丹江腳踏肉

田野

飲食 男女

從浙川丹江口水庫旅遊回來，已經過去十多天了。可是，最難忘記的是丹江腳踏肉。至今想起來，便滿口生香，回味無窮。

浙川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重要水源地、渠首所在地，同時，也是楚始都丹陽所在地、商聖范蠡的故里。隨著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實施，早想過去看看。入冬後，閒下來的我便攜妻帶子，驅車前往。

經過幾個小時的車程，中午達到浙川丹江碼頭。一位當地文友早在一個農家賓館定了餐位。

麥當勞CEO的第一份工作

郝金紅



人與事

貝爾沒有滿足於自己取得的成績，他還在不斷地開動腦筋，他要怎麼把麥當勞的店打進香港呢？貝爾用了一次去花店店長取花，貝爾用自已攢下來的錢買了幾盆金合歡，擺放在廁所裡；他還在廁所的牆壁上張貼了一些名人名言和澳洲當地的格言警句……在貝爾的努力經營下，麥當勞快餐店的廁所，成為這裡的一道別致的風景。

一天，一位戴著墨鏡的中年人來到快餐店，四處逛了逛，最後走進了廁所。幾分鐘後，他又出來了，問貝爾：「你是這兒的清潔工？」貝爾點點頭：「是呀，先生，如果您對我的工作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希望您能及時提出來，以便我改進！」中年男子搖搖頭：「不，不，你幹得太好了，這裡的廁所比我見到的一些飯店還要乾淨！」

第二天，店長把貝爾找到辦公室：「你的工作十分出色，連彼得·里奇都讚嘆不已。我們研究後認為，你完全可以成為一名合格的麥當勞員工。」貝爾欣喜若狂：「真的嗎？這是真的嗎？我從來沒有見過彼得·里奇呀！」他，忘了告訴你，昨天戴墨鏡的那個清潔工，就是麥當勞澳洲總裁彼得·里奇，你們不是說過話嗎？」貝爾這才如夢方醒。

就這樣，貝爾成為了麥當勞的正式一員。四年之後，年僅十九歲的貝爾就當上了麥當勞在澳洲最年輕的店面經理。此後，他先後擔任過麥當勞澳洲公司總經理，亞太、中東和非洲地區總裁，歐洲地區總裁以及麥當勞芝加哥總部的負責人，直至後來擔任麥當勞的CEO。

成功之後的貝爾在各種場合談到自己的生平經歷時，總是滿懷驕傲地說起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我要感謝我在麥當勞當廁所清潔工的那段時光，因為它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諦，只要你接下了第一份工作，哪怕你是別人瞧不起的掃廁所，你也要全力以赴地把它做到最好！」

小康不是小事



燈下集

嚴方正

不要常回家看看，這位長者也未必是鼓吹，只不過想表達他體恤晚輩平穩的心境。

這幾天，若打開電視，常見記者對民衆的採訪，問的是關於對小康生活的看法。有的回答自己有房有車，已經在過著小康生活；有的說工資太低了，口袋裡的鈔票要多點才好；有的嫌跳舞的廣場還不夠大；有的希望農民工能像城裡職工一樣，退休後能領養老金。小康不是小事，涉及退休後能領養老金。小康不是小事，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問題誰也繞不開。學者劉勝軍在他的微博裡闡述了「我的未來十年十大心願」：不用再到海外買嬰兒奶粉；能在大超市買到安全食品；白領不再淪為房奴；環境污染不再惡化；貧富差距不再擴大；企業家不再忙著移民；裸官不再增多；股市從圖錢機器變成價值創造場所；不再「拼爹」，機會公平；對公權力的約束取得顯著進展。

劉勝軍是一位經濟學學者，他的「心願」裡沒有什麼學術腔，但幾個關鍵詞——「安全感」、「平等」、「公正」、「政治透明」等卻呼之欲出。受他的啟發，你、我、他是不是應當對「小康」這個問題達成一種共識：GDP增速第一不是我們的目標，GDP總量世界第一也不是我們的目標，低質量的GDP世界第一更不是我們的目標。讓經濟發展真正造福於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才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為此，我們需要慢下腳步，讓靈魂跟上腳步，讓大多數人生活的夢想不被經濟的車輪碾碎。

揚州的冬日

柏樺



人生 在線

江南苦夏已逝，轉眼又是冬天。從上海回寧後安心教書，不思遊歷。不巧友人相邀，偏偏作了一次冬日揚州行。

是夜，步入揚州時，正值燈火初上，「商略黃昏雨」。

在友人人家圍爐吃暖晚飯後，獨自閒走於揚州的街市。此時細雨已停，街面蕭疏，冷風透骨，我走走停停觀看夜色中淒迷幢幢的建築，看見不遠處幾個暗紅色的燈盞高懸於寒夜中的酒樓，那燈盞在風中輕晃；再向上望去，夜空高闊而清冷，閃爍的幾粒星星彷彿就要隨風吹落下來。「這就是淮左名都揚州。」它多神同在的寒冷將洗去我最後一絲青春的熱烈。即便沒有南京的山楂酒，這冬夜也能讓我感受到某種深入的懷念。這是真的，我已在揚州。

第二日清晨，與友人去富春茶室喫茶點；古雅的茶室深藏於一小石橋下，室內無人，我們依窗而坐，一邊喫茶一邊可見一灣冬日的碧水從窗前流過；天氣陰晦，滿眼林木凝著暗綠，反倒使我想起白居易吟詠江南春日的詩句「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或姜白石的《暗香》：「但憶暗憶江南江北」，這一個「暗」字讓江南風景呼之欲出，春、夏、秋、冬，四季代謝，江南的氣韻不就在這個「暗」字上。這其中的夜之暗及燈盞之暗，還使我想到了我最喜歡的一幅豐子愷的漫畫「草草杯盤共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那可是何等的中國境界呀，就連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也對中國的夜之暗別有一番體會：「我到北京留學，第一印象就是夜之暗。城市暗，房子裡的電燈也暗。物體看起來都呈黃色的這個國家，連燈光之顏色也是寂寥地昏黃著。……對於已經習慣了明亮之夜的我們，要真正去體會那夜之暗，仍是非常困難的。真正地讀古書是困難的，特別是讀中國的古書，就更為困難，我常常深深地體會到這一點。」（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學記》）我冥想著這一切，細細品茶、吃富春包子和豆腐乾絲；我喜吃細小的食物，猶如只愛讀孩子們的書（曼德爾斯塔姆），淮揚菜中的豆腐乾絲細小親切，我引為喫茶飲酒的佳品。

吃完茶後，重返清潔的街市，白天道上行人依然很少。友人提議去富春茶室不遠處一家書店看看。這是一間很大的古色古香的書店，門前一片溫暖的垂柳，進得店內一一流覽，發現書籍種類之多，不壓於我所看過的許多大城市書店，店堂明亮、寬敞，兼賣文房四寶及今人所繪山水圖畫、書法，隨便看看、隨便翻翻，心情極為舒暢。

二小時後乘公共汽車去平山堂，這堂位於揚州蜀崗山中峰，據說是北宋詩人歐陽修任揚州太守時所建。「平山堂」三字為歐陽修所書，他曾在聽晚吟月，與文人雅士一道舉行擊鼓傳花酒會，不知在哪一年的春花秋月他吟詠過：「平山閣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平山堂雖是人工所建，卻聯絡至山，氣勢俱貫，出城入景，有一里許緊沿城郭，清人王漁洋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一語已活現於眼前。來到堂內只見畫棟飛簷、五彩絢爛，疊以太湖石、圍以白石欄、憑欄遠眺，揚州城的蒼茫盡在眼底，使人又憶起柳永的二句：「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又看過唐代高僧鑒真大師主持過的大明寺（他後從此寺東渡日本），到處是綠竹、古柏，大雄寶殿赫然在焉，出得山門與友人在「淮東第一觀」和「天下第五泉」石刻大字前留影。

從山而下去瘦西湖，蕭瑟的冬日遊人稀少，我們沿湖西一長堤——長堤春柳，款款步行，「紅樓日日柳年年」，即便是冬日依然是綠柳依依，亭台館榭在波光中透出陳舊的紅色。「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姜白石的《揚州慢》）。杜牧「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二十四橋不得見，卻見建於清代乾隆年間的五亭橋，橋身呈拱形，橋面上有五座涼亭，古意不減，我心平安。橋南有一蓮性寺，寺內有一突起喇嘛白塔（與北京北海公園白塔相仿），高聳雲天，殿角紅牆松柏掩映。

我們走進一間屋裡。屋內有一廂房簾子高高捲起

，滿室香煙繚繞，幾位老人在爐火邊喫茶，下圍棋，優雅有趣，使人寒意盡消，頓生愉快之情，流連不忍離去。我想起《枕草子》的一個意境：冬天下圍棋，下到深夜時分將棋子放進盒子裡，那棋子清朗的聲音伴著溫暖冬夜的爐火實在令人懷念。歲月就在這棋聲中淡淡流逝了，猶如目前的老人，這盤棋能否下到冬夜？我多想就此停止我無盡的漂泊，在這兒住下，冬夜學習圍棋，春夜翻閱舊藉古詞，夏天納涼飲酒，秋夜聽園子裡蟋蟀的清鳴，倘若如此那該多好呀……

而揚州冬日的清冷逼走了多少嚮往繁華的年輕人，煩熱的青春和急迫的理想催迫他們奔向異域他鄉，留下的人多是平和氣靜的人。在揚州廣陵刻印社，我認識了一對青年夫婦，男的叫張智，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又回到故地揚州，在古籍、園樵、垂柳、清茶間過著安靜的家居生活，平實恰切、獨善其身，並不想入非非；而我認識的另一位出身揚州的小說家畢飛宇卻告訴我他受不了揚州的清與靜（那清、靜幾乎讓他瘋掉）早已插翅飛去南京。南京雖也有揚州的稟性，但它更大，更兼備大都市的各種特徵和消遣方法，揚州卻是一座中年或老年人的城市，青年人呆不住。這裡沒有繁忙的商業，先鋒的理想，它與世無爭，修心養性，悄然流逝，那種美不是一般人所能體察入微而娓娓道來的。

我曾於一九八六年冬天在重慶北碚隨意讀過清人李斗所作的一冊《揚州畫舫錄》，書裡記載著乾隆年間揚州的繁華，如今「春風十里揚州路」的繁華已隨著鄭板橋、金冬心等揚州八怪의 瀟灑人生成為過眼雲煙。揚州的清、靜、暗、涼歷經了多少「煙花三月」才透露出它平凡的神韻，這種神韻在冬日被風吹著，彷彿有一點惋惜，一點溫暖、一點傷感……

我曾到過許多中國城市，唯有這座城市最像故園，這故園專為曾經滄海的人準備的，返璞歸真的人才與這城市融為一體。我後來與我很多朋友談起揚州，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所的李偉曾問我：「如果你用一個詞來概括揚州，你會想到哪個詞？」我告訴他，「愛情」。他先稍有吃驚，但後即有所悟。「愛情」——回憶與預感，纏綿與輕嘆，就像這個揚州的冬日，就像煙雨迷茫的市街，就像這裡的生活，一個人將與另一個人在此度過平凡……我身邊又響起了個園冬日午後的圍棋聲……



文化 什錦

銀川的凌晨

阿爾

我總是在凌晨下班。有時騎車。有時坐出租車。最多的時候是步行。步行在凌晨的銀川，往往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景象。

有天下班看見牆角的投幣電話亭，一個黑糊糊的身影在哭泣。那是一個小伙子打電話給他的女友，我聽見他用外地的口音說，「我會有錢的，真的，我將來一定會有錢的，你跟我沒錯。真的！」那個「真的」他說了好幾遍，強調了好幾遍，整個小巷黑漆漆的，出租車從他身邊駛過，將他很大的聲音淹沒。

這裡要說的是，進入和平新村要從正街拐進一個小巷。不幾步路就到了小區門口。小區門口有一家賣水果的，一年四季，冬季十點收攤，夏天就更晚了，有時候我凌晨回來，女攤主打着哈欠在那看著。小巷再往裡，是一排平房，有餐館，也有超市，幾乎都是通宵營業的。不少小店的門口還立著一個牌子：司機之家。既然是司機之家，這裡每天晚上來來往往都是出租車，我在五樓享受到的肯定還是出租車的轟隆馬達聲，還有喇叭聲。從早到晚，一刻不停歇，但是想想，他們比我更辛苦的多。我在床上躺著，而他們在車裡，這感覺確實不一樣。

凌晨下班，餓的時候就去司機之家餐館。常去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男人和一個十多歲孩子開的一家餐館。主要是吃素麵。其實那麵做的也一般，只是快。進去的時候，麵已經擀好，攤在案板上，說一聲，幾分鐘就出來了。我這人不話多的人，或許是凌晨吧，在這個小飯館卻總想找個話題說點什麼。於是就問了幾句，那時才過完春節，元宵節還沒到。問他們怎麼這麼早開店，怎麼不休息，反正都是廢話。老闆很憨厚，也認真地答了。那個孩子，始終不吭聲。我其實是想問他為什麼不上學之類的話的，最後也懶得張口了。於是也只知道他們的餐館中午開始營業，直至次日早上，上午休息。就這樣周而復始。想起來在很多小店都有這樣的小孩的，尤其是回民餐館。

那段時間住在和平新村。在凌晨的時候故事是很多的，可惜的是我無法走近。我只能在凌晨回家，有時是泡吧喝得昏頭昏腦倒就睡，大多則是聽著窗外出租車駛過的聲音躺在床上看書。冬天在巷子裡高聲喧嘩的人不多，到夏天有時是深夜就多起來了。唱歌的，罵人的，大笑的，喝醉了在路邊談話的。有次聽見一個女孩子哭喊著在踹門，有次聽見兩個小伙子在談心，說的盡是比較隱秘的事，可這聲音大的整個巷子的人都能很清楚地聽到。還有腳步的劈啪聲，這是打架，中間還夾雜著女子的高聲叫罵，難聽的，還有就是汽車玻璃被什麼砸中的碎裂聲。最有意思的是一天凌晨我下班。迎面過來三個搖搖晃晃地哼著小曲的小伙子，我插在褲兜的拳頭也不由攥緊了起來。這時這三位的身子忽然筆直從我身邊繞開，一股酒氣向我飄來。回頭看他們，再向前看去，不知什麼時候，一輛——一〇警車駛進了巷子。至於後來如何，我也不太清楚，因為我拐彎進了小區，在凌晨摸黑向五樓爬去。

生活於是就這樣在和平新村繼續著。

（銀川筆記之四）